

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

重修浙江通志稿

标点本

【第九册】

党会略 议会略 司法略 行政略

民国 浙江省通志馆编



方志出版社

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

重修浙江通志稿

标点本

【第九册】

党会略 议会略 司法略 行政略

民国 浙江省通志馆编



方志出版社

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第六十三册 党会略

党会略

第一章 概 述

第一节 党会之原始

党之意义不一,有以偏倚为党,见《书》“无偏无党”注。有以五百家为党,《周礼》掌“其党之政令教治”注:五百家为党。有谓亲族姻戚曰党,《礼记》“睦于父母之党”注。有谓意气相同之人曰党,《左传》“里、丕之党”注。有谓相助匿非曰党,《论语》“吾闻君子不党”注。其说散见于群经。

在未有党之前,有所谓社集。《周礼》二十五家为社。《说文》社,地主也,从示土。盖古代春秋举行社祭,集众聚饮,因有春社、秋社之称。又《周礼》有州社,《左传》有书社,汉代有乡社、里社种种名称。《汉书》“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”是汉时社之发达,已为政府所忌。其与周初之制,相去远矣。

党为五百家,大于社二十倍。党之组合,异于社之神权。党人始于东汉,《后汉书·党锢传》: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,自此始矣。嗣后,唐之清流,宋之党籍,明之东林及几社、复社,各树门户,各标旨趣,党同伐异,此妍彼丑,纠纷之起,迄无已时。浙之党会,导源社集。吴自牧《梦梁录》云:文士有西湖诗社,武士有射弓蹋弩社。明代渐次展开,清季益见兴盛。近则门户开放,大有春葩怒放之象。

党会发生之原因,颇为复杂。大概可分:一为含有迷信色彩之组合,其原因不外:(1)教育知识之欠缺;(2)福利之希冀;(3)反抗政府之掩护。二为提倡学术风雅之结合,其原因不外:(1)社会风习之影响;(2)思想之驱使;(3)时代之造成。三为政治之结合,其原因不外:(1)经济之压迫;(2)待遇之不平;(3)贪污土劣之驱逼;四为封建势力之结合,其原因不外:(1)宗法之支配;(2)虚荣之诱惑;(3)地方权力之潜蓄。

第二节 党会之区分

党与会之涵义,广狭异致,今古异辙。在昔封建势力浓厚之际,党之结合,仅为一种臭味声气相近者之结合。其名曰党,均为敌对者一方之所加,鲜有开明以党自命。所谓“君子群而不党”,殆此意耳。党之公开,实始于近今之政党。其宗旨,其活动,其范围,多为代表某一群之主张。其富有革命意义者,初期多为秘密结合,往往不辞艰辛危难,千回百折以底于成。会则稍异,其组合非若党之宠大,其主张鲜若党之美备。自来高人雅士,常有所谓文会、诗社之集合;宗教家亦常有各种教会及礼拜祈祷之进行,游嬉征逐之徒,亦恒有酒会、茶会之快举。虽野心雄略之士,亦有千百成群,开会结社,肆意无忌,要不若党之规模宏远也。

党会之外,又有所谓社集、所谓团帮种种之结合。其名称虽万有不同,要皆为一种声气之联络,意志之结合,与党会类似者也。在专制政治之下,结党聚众,悬为厉禁。其有思为嚶鸣求友,他山攻玉之助者,或有志存救世蓄谋光复者,大都假用会名。明清以还,兼多用社集名称,实则会也、社也。迄至晚近,大多与党含混,不过规模有大小不同耳。

第三节 党会之消长

党会之成立,与时代、地方及政治、经济、风习、文化种种,胥有重大之关系。近人谢国桢云:“党争之发生,至少是一种人民自觉的现象,同时与国家政治的制度也很有关系。”故党会之起伏,随时代而异趋。宋、元、明以来,士子结社之盛,遍于大江南北。宋时浙江社集尤盛,甬上诗坛唱酬迭作,浦江吟社从者尤多。元季浙西应和聚桂之会,赴者五百;玉山之集,亦达七十;其他讲学之会,上蔡鲁齐振铎台山,慈湖鄮山树帜甬东。明代崛起,社集益多。诗文之外,怡老有会,归田有会,赆贖有会,规劝有会,东林与几复,实组织之最扩大者也。近人谓,此时期在社集活动方面,可分为下述三个时期:

- (1) 万历初年之社集,以文会友,是社集萌芽时代;
- (2) 崇祯年间,社局由诗文结合而变为政治运动;
- (3) 弘光以后,由政治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运动。

崇祯时,乌程温体仁当国,结党营私,媚嫉异己,东林暨复社诸人均遭攻击,势力之大无与伦比。后体仁放归,未几明廷覆亡。自此,士之憔悴失职,高蹈能文者,相率结为诗社,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,大江以南无地无之,吾浙甬上实为最盛。杨凤苞书《南山草堂遗集》,此派感于国破家亡,不顾生死,与三吴人士之放浪江湖,寄情诗酒以颓废鸣高者,迥乎不同。然浙西杭州诸社,诗酒吟咏,或耽禅悦,尚染三吴之余习。

此等社集,初多旨在择友会文,操德励行。后则因之植党,家称社长,人号盟翁,质鬼神以定交,假诗文以要誉;挟彼此之见,怀朋比之念。杨雍建《严禁社盟疏》。更有秘密传布洪门,蓄谋光复。清世视鉴于斯弊,爰有禁结社盟之令。然结帮聚友,已相沿成习,虽有禁令,等于具文。及太平军陷浙,洪门兄弟布满浙中,旋虽事

败,徒党流散,致处潜伏。甲午以后,志士竞兴,革命之潮,后先迭作。同盟、光复各会,尤为矫矫。民国肇建,政党渐萌。袁氏弄权,陆续摧毁。及党军入浙,国共二党分道扬镳。未几,清党事起,共党销声。抗战结束,共党赤帜复振。民盟、青年、民社诸党亦大张旗鼓。既而政协决裂,中共、民盟同遭摈斥。最近中共因累战大捷,一跃而为国内惟一之大党,民盟亦扬眉吐气,各党或有合作之可能矣。

第二章 宋元间之结党集社

第一节 新旧党争与庆元党禁

宋之党争,自熙宁、元祐以新旧党判为南北两大势力。浙属南方,故以新党为多。初胡瑗教授湖州,弟子数百人,置经术治道二斋,诸生各就其志以类群居。庆历中,兴太学取此为法,是实开熙宁风气之先。王安石于熙宁时厉行新法,罢词赋、帖经、墨义,并归进士科,榜出多是南人。及元祐新政,王安石一党尽斥,南人势力渐杀。然是时,北方诸君子仍有洛蜀朔三派之分裂。洛派领袖程颢,初亦附于安石。朱熹承洛学,主管台州崇道观时,造成弟子甚多。蜀派领袖苏轼,其守杭州时,政绩遗留,历久弥新。浙人如杨蟠等与往还唱和甚密,其诗词文章沾溉后学尤多,是蜀学与浙亦有深切之关系也。朔派多系司马光弟子,光在朝,首荐临海徐中行,是浙人与朔派亦有渊源者也。

《元祐党人传》列浙籍凡十人。《陶朱新录》载蔡京立党人碑,分为三等,二等朱服,三等沈干、王极、吴俦,俱吴兴人。兹据《党人传》分别节述如下:(1)陆佃,字农师,越州山阴人,受经于王安石。徽宗即位,累拜尚书左丞。佃执政,欲参用元祐人才,御史论吕希纯、胡安世复职太骤,欲更惩元祐余党,佃为徽宗言:“不宜穷

治。”乃下诏申谕揭之朝堂，谗者用是诋佃曰：“佃名在党籍，不欲穷治，正恐自及耳。”遂罢为中大夫，知亳州。《宋史》本传，《元祐党人传》。(2)顾临，字子敦，会稽人。神宗以临喜论兵，诏编《武经要略》。绍圣四年以附会党人落职，管勾洪州玉隆观，饶州居住。《宋史》本传，参杨仲良《长编纪事本末》。(3)丰稷，字相之，明州鄞人。徽宗立以左谏议大夫，召道除御史中丞，论蔡京奸状。蔡京得政，修故怨，贬海州团练副使，道州别驾，安置台州，除名徙建州。《宋史》本传，《元祐党人传》。(4)叶涛，字致远，处州龙泉人。王安石婿，从安石于金陵学为文词。绍圣初，司马光责官涛为制词，极丑诋，擢中书舍人，安焘降学士，涛封还云：“不宜加罪。”蔡京劾为党，罢知光州。《宋史》本传，《元祐党人传》。(5)龚原，字深之，处州遂昌人。少与陆佃同师王安石，与陈瓘善。瓘击蔡京，或谓原实使之，夺职居和州。《元祐党人传》。(6)檀固，字以忠，建德人。登熙宁三年进士第，绍圣间官尚书。尝上书，极言朝廷罢吕大防、苏轼、范纯仁，用章惇、曾布、蔡卞之非，因免官。崇宁三年，坐元符末上书谤讟，除名，勒停编管湖州。《江南通志》、《长编纪事本末》。(7)江公望，字民表，睦州人，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谏。蔡王府吏以语言疑似成狱，公望论救，出知淮扬军，未几召为左司员外郎，以直龙图阁知寿州。蔡京为政，编管南安军，遇赦还家卒。《宋史》本传，《元祐党人传》。(8)沈干，归安人。元丰二年进士。崇宁三年，坐元符上书邪上第十七人，入党籍，降授宣德郎。《长编纪事本末》，参谈钥《吴兴志》。(9)叶伸，嘉兴人。嘉祐六年进士，崇宁三年入党籍，大观二年出籍。《长编》，参《纪事本末》、《彭城集》。(10)周锴，字廉彦，鄞县人。中元丰二年乙科，经史百家之书无不读，旁至兵、刑、小学、天文、地理，博极淹该。元丰末，上疏论章惇罪，坐废，锢入元祐党籍，退休于家。初娶胡氏，尚书右丞宗愈之女。再娶王氏，翰林学士觐之女。而妹适陈忠肃公瓘。蔡京作《党人碑》，妇翁甥舅俱入籍，世以为盛事。宝庆《四明志》，参延祐《四明志》、《通鉴长编》。

南渡以后,公卿大夫多吴越士。庆元初,韩侂胄专政,用京镗、何澹、刘德秀、胡纘四人为鹰犬,斥逐异己者,目为伪党。兹据《庆元党禁》所列伪党之浙人,及《朝野杂记》所载浙江之攻伪学者,分述如下:

(一)伪党 温州徐谊(权工部侍郎),彭龟年(吏部侍郎),陈傅良(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),叶适(太府少卿总领淮东财赋),陈岌(校书郎)、陈武(国子正),蔡幼学(福建提举),周端朝(太学生);永嘉薛叔似(权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);婺州章颖(权兵部侍郎兼侍讲),林大中(吏部侍郎),吕祖俭(太府寺丞);临安黄黼(权兵部侍郎),何异(权礼部侍郎);明州楼钥(权礼部尚书),杨简(国子监博士),袁燮(太学博士);松阳项安世(校书郎,按原书误作荆州);绍兴黄度(右正言),王厚之(直显谟阁江东提刑)。

按:徐谊以论救赵汝愚,被胡纘奏坐党。彭龟年以论韩侂胄窃弄威福被逐。陈傅良、楼钥均以护朱熹《封还录》,黄遭斥,叶适以忤韩侂胄坐贬,陈武被刘德秀劾罢。周端朝以上书请窜李沐,被斥为扇摇国是,送五百里外编管。薛叔似以坐汝愚党被斥。章颖以上疏留赵汝愚,被李沐论斥,致贬与官观。杨简亦以上疏留汝愚,遭李沐劾罢。吕祖俭以疏留汝愚,并论朱熹、彭龟年不当逐,语侵侂胄,谪韶州。黄度以欲论侂胄谋泄被斥。嘉泰二年,徐谊、陈傅良、章颖、薛叔似、叶适、项安世等先后复官,又削荐牒中不系伪学一节,俾勿复有言。嘉定元年,侂胄既伏诛,彭龟年、吕祖俭以次赐谥,录其后党锢诸臣以次召用。

(二)攻伪学者 处州何澹(枢密),胡纘(御史),叶翥(尚书),张贵谟;湖州倪思(尚书),李沐(正言);婺州杨大法(侍御),王淮(丞相);台州钱象祖(参政);温州许及之(枢密);明州高文虎(直院);秀州张伯垓(察院),邵褒(川秦都大)。

按:何澹尝上疏论赵汝愚冒居相位,又尝极力排击当时名士

(周必大等);诋斥道学,以为空虚短拙,文诈沽名。胡纮尝奏赵汝愚唱引伪徒,谋为不轨;韩侂胄欲论朱熹,无敢先发,纮亦锐然任责;又言比年伪学猖獗,图为不轨,或者唱为调停之议,取前日伪学之奸党,次第用之,望宣谕宰执应伪之党,曾经台谏论列者,权住进拟。李沐内结权幸,阴有指授,尝乞罢赵汝愚,劾李祥、杨简,论章颖,附上罔下,此攻击伪党之最烈者也。其次,张贵谟指论太极图说之非,叶翥、倪思乞除毁语录,张伯垓力争台谏言旧事,杨大法乞降诏,以国是尊君中道等事训飭在廷,有不如诏者,重寘典宪。而高丈虎献诗侂胄,媚以九锡;许及之谄事侂胄,屈膝钻窞,乃卑鄙之尤者也。更有施康年,虽非浙人,其于朱熹在浙讲学,备极丑诋,如云:闻伪师往在浙东,则浙东之徒盛。……夜三鼓聚于一室,伪师身据高坐,口出异言,或更相问答,或转相问难,或吟哦经书,如道家步虚之声,或幽默端坐,如释氏入定之状。至如遇夜则入,至晓则散,又如奸人事魔之教。观其文,则对偶偏枯,亦如道家之科仪;语言险怪,亦如释氏之语录。杂之以魔书之诡秘,倡之以魔法之和同。今熹身已歿,其徒不忘。生则画象以事之,歿则设位以祭之,容有此事。然会聚之间,必无美意,若非妄谈世人之短长,则是谬议时政之得失,……于此可见当时凶焰之炽矣。

第二节 文人学士及遗老之社集

宋室南渡,临安号称首都。以地理上擅有湖山之美,朝野安于逸乐,文恬武嬉,赋诗饮酒,习为惯常。省内各属,影响随之。因之士大夫之社集,遍于浙水东西。及宋社既屋,各地遗老仍寄故国黍离之思于吟咏,或藉此以通声气,或因此以砥气节,非漫无意识之举也。兹综考群书,分述如左:

(一) 西湖诗社 《梦梁录》云:文士有西湖诗社,此乃行都缙

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,寄兴适情赋咏,脍炙人口,流传四方,非其他社集之比。

(二)甬上诗社 全祖望《句余土音序》云:吾乡诗社,其可考者,自宋元祐绍圣之间,有若丰清敏公、鄞江周公、懒堂舒氏,而寓公则陈忠肃公、景迂晁公之徒预焉。建炎而后,汪太府思温、薛衡州朋龟、王宗正珩相与为五老之会,以孝友倡乡里,敦庞之俗而唱酬亦日出。乾道淳熙之间,丞相魏文节公、杞史文惠公浩并归田,张武子、朱新、仲柴、张甫皆其东阁之彦,寓公则王季彝、葛天民之徒预焉。绿野平原,篇什极盛。庆元、嘉定而后,杨文元公、袁正献公、楼宣献公,寓公则吕忠公多唱和于史鸿禧碧沚馆中……同时高疏寮史友林别有诗壇,史枢密宅之兄弟偕郎婿赵侍郎汝楫辈在湖上,又为一社。咸淳而后,礼部尚书高衡孙、军器少监陆合、知汀州汪之林而下四十余人,一月为一集,……宋之亡也,遗老自相酬唱,时则深宁王公(应麟)主盟,甬上寓公则舒闾风、刘正仲之徒咸预焉。

(三)遂昌诗社 王铤字介翁,遂昌人。由选举授金溪尉,帝昺播迁,即弃官归隐,与尹绿坡、叶枯山诸人结社赋诗,廛所居曰月洞。光绪《处州府志》。

(四)浦江诗社 吴渭清翁,宋义乌令。入元不仕,退居吴溪,延致方韶父谢皋羽、吴子孟作月泉吟社,四方吟士从之,以春日田园杂兴命题,凡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,三子为其评校,选中二百八十名,甲乙其名次出一榜,各有赏给。今列其诗者仅六十名,第一罗公福,杭清吟社三山连文凤也。第二司马澄翁,义乌冯澄也。第十八唐楚友,孤山社白珽也。第十九识字耕夫,武林社秦州周矰也。第六十青山白云人,奉化陈养直也。《剡源集》及南宋《杂事诗注》。月泉吟社诸公,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,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,大率皆义熙人。相尔汝其间有可疑者。第三名高宇,为杭州西塾,梁相字必大,而十三名魏子大亦武林九友会。梁必大

第七名,栗里,为金华杨龙溪,名本然,字舜举,而三十六名观我,亦金华杨舜举。十四名喻似之,为分水何教,名凤鸣,字逢源。而四十五名陈纬孙,亦分水何教名凤鸣,皆一人而两见。十二名邓草径,为三山刘汝钩君,鼎号蒙山。而十七名田起东,为昆山刘蒙山,则异地而同名。全祖望《跋月泉吟社后》。月泉吟社,吴清翁渭盟诗预于丙戌(元世祖二十三年)小春望日,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,至丁亥望日收卷,月终结局,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,选中二百八十名。三月三日揭榜。李诩《戒庵随笔》。南宋人诗自《江小集》别开幽隽,一派至四灵,而佳句尤多。月泉吟社尤为后劲。《越缦堂日记》。其诗多七言近体,其词婉微,其气平淡,其音清翕,……凡所咏歌只引田园景迹,不及他物事,真雅趣哉。田汝耘《月泉吟社诗序》。

元代蒙古人执政,集众祠祷有禁,聚众买卖有禁。《元史·刑法志》及《元典章》。而复有蒙古、色目、汉人、南人等级之区分,官吏、僧、道、医、工、猎、民、儒、丐流品之区别。《辍耕录》。向之学术思想,新旧之争,至此而阵容改变。惟文酒唱酬,仍多未废。昔可考者约有:

(一)浙西诗社 当元之季,浙西岁有诗社,而濮市濮仲温丰于资集,一时名士为聚桂文会,以卷赴者五百人,请杨廉夫评其优劣。于是纪风土者,目为乐郊。及杨完者乱,州无完郭。然缪同知思恭德谦,犹招郡彦集南湖,与会分韵者一十四人。越二年,曹教授睿新民复集诸公于景德寺,亦一十有四人。是时,闻人麟彦照、叶广居仲、金纲子尚、潘著泽民、刘湛子與咸有诗名,吴镇仲圭居魏塘,贝琼廷珪居千金圩,鲍恂仲孚居郡城之西溪,郁遵子路居商陈村。四方避地者,温州陈秀民庶子居竹邻巷,闽人草成大器之居甌川,江阴孙作大雅居南湖,昆山顾德辉仲瑛居合溪,天台徐一夔大章居白苎里,会稽章汉朝宗居濮院,桐庐姚桐寿乐年居海盐之峨溪,而河南高逊志士敏、东平朱谅士良、江都邱民克庄、钱塘陈世昌彦博、建德张翥翔南皆来侨居四明。周槩以陆宣公书院山长留居

梨林,日以文酒酬唱,诗成辄镂板饤壁,闻者传为胜事。《静志居诗话》。洛塘路仲里均在邑(海昌)之东北隅,元初人才辈出,诗文社会无虚日。然风气淳朴,每以读书敦品相勗,以营求干进为耻,往往多隐君子居其中。周勳茂撰《海隅遗珠录·序》。秀水顾瑛,早工文章,又爱宾客,四方名士无不延致于玉山草堂,因仿段成式《汉上题襟集》例,编唱和之作为《草堂雅集》,自陈基(临海人)至释自恢凡七十人;又仿元好问《中州集》例,为小传,亦仅有载里居不及文章行谊者。盖各据其实,不虚标榜,犹前辈笃实之遗也。……元季诗家,此数十人括其大凡,一代精华,略备于是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。临海项炯尝居吴中甫里书院,与顾阿瑛唱和。《三台诗录》。

(二)越中诗社 元初,临海黄庚客山阴王修竹家,越中诗社枕易题李诗郎应祈得其卷叹曰:阅卷三十余,得此若纷纷盆盎中见古壘洗。遂首冠焉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及《三台诗录》。

(三)甬上诗社 清容学士(袁桷)之家居也,鹿眠山人袁川兄弟相应和,而蒋远静辈皆为故家之良,其后则郑以道、蒋敬之、王遂初,称继霸焉。全祖望《句余土音·序》。

第三节 杂艺及宗教之社集

宋代社集,除含有政治性质与文学性质者,已述如前。然杭城为南宋都会之地,人烟稠密,民物阜蕃,梵宇琳宫,远近相望,因之闲人食客,善男信女亦多结会集社,竞事游赏。兹据吴自牧《梦粱录》、周密《武林旧事》所载,分述如下:

(一)《梦粱录》所载之社集

(1)射弓踏弩社。皆能攀弓射弩,武艺精熟,射放娴习,方可入此社。

(2)蹴鞠打球射水弩社。非仕宦者为之,盖一等富室郎君、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。

(3)灵宝会。奉道者所组,每月富室当供持诵正一经卷。如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诞日,杭城行香诸富室就承天观阁上建会,北极佑圣真君圣降及诞辰,士庶与羽流建会于宫观,或于舍庭诞辰日佑圣观奉上旨建醮,士庶纷然。诸寨建立圣殿者,俱有社会,诸行亦有献供之社。

(4)普度会。过三元日(按:即古历正月七月、十月之十五日)诸琳宫建此会,广度幽冥。

(5)神诞会。每遇神圣诞日,诸行市户,俱有社会,迎献不一。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,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;又有体锦社,台阁社,穷富赌钱社,遏云社,女童清音社,苏家巷傀儡社,青果行献时果社,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,鱼儿活行以异样龟鱼呈献,豪富子弟绯绿清音社,十闲等社。有内官府第以精巧雕镂筠笼养畜奇异飞禽迎献者,谓为可观。遇东岳诞日,更有钱爇社、重囚枷锁社。

(6)光明会。奉佛者,有上天竺寺光明会,俱是富豪之家及大街铺席,施以大烛巨香,助以斋贐供米,广设胜会,斋僧礼忏三日,作大福田。

(7)庚申会。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,诵圆觉经,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,人呼曰斗宝会。

(8)茶汤会。城东城北善友道者所建,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,又神圣诞日助缘,设茶汤供众。

(9)朝塔会。四月初八日,六和塔寺集童男童女善信人建。

(10)西归会。每月遇庚申或八日,诸寺庵舍集善信人诵经设斋,或建此会。

(11)受生寄库大斋会。宝俣塔寺每岁春季建此会。

(12)供天会。诸寺院清明建此会。

(13)盂兰盆会。七月十五日建。

(14)涅槃会。二月十五日,长明寺及诸教院建。

(15)放生会。四月八日,西湖放生池建,集数万人。

(16)净业会。太平兴国传法寺建,每月十七日,集善男信人;十八日,集善女信人入寺诵经,设斋听法,年终以所收资金建药师道场七昼夜,以终其会。

(17)白莲行法三坛等会,各有所分。

(二)《武林旧事》所载之社集

(1)绯绿社。杂剧。

(2)齐云社。蹴球。

(3)遏云社。唱赚。

(4)同文社。耍词。

(5)角牴社。相扑。

(6)清音社。清乐。

(7)锦标社。射弩。

(8)锦体社。花绣。

(9)英略社。使棒。

(10)雄辩社。小说。

(11)翠锦社。行院。

(12)绘革社。影戏。

(13)净发社。梳剃。

(14)律华社。吟社。

(15)云机社。撮弄。

(16)七宝会。鬻马会。

按:《武林旧事》称:二月八日为原文缺。生辰,霍山行宫朝拜极盛,百戏竞集,上列各社集即为当时场中所陈之百戏。据云,内以七宝、鬻马二会为最。玉山宝带,尺璧寸珠,璀璨夺目。而天骥龙媒,绒鞞宝辔,竞赏神骏,好奇者至剪毛为花草人物,厨行果局穷极肴核之珍,有所谓意思作者,悉以通草罗帛雕饰为楼台故事之类,饰以珠翠,极其精致,一盘至直数万。然皆浮靡无

用之物,不过资一玩耳。奇禽则红鸽白雀,水族则银蟹金龟,高丽华山之奇松,交广海峽之异卉,不可缕数,莫非动心骇目之观也。

(17)真武会。 三月三日,殿司真武会。《武林旧事》。

按:《武林旧事》又称:三月二十八日,东岳生辰与三月三日殿司真武会,其盛大率与上述二月八日相类。

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第六十四册 议会略

议会略序例

三权分立,以立法居首位。诚以法治国之精神,一切皆渊源于法律也。立法之权,授诸议会。孰授之?全国人民授之。故议会为立法机关,亦即为民意机关。虽地方与中央之范畴不同,而其为代表民意则一。民主精神之表现,盖胚胎于是矣。

一、我国议会制度,前无所昉。自有清末造预备立宪,以庶政公诸舆论为揭橥,于是京师设资政院,各省亦设咨议局,而国会与地方议会乃具雏形。论者谓咨议局之职权,远不如后来之省议会,辨其性质,不啻为本省大吏之咨询机关,盖信然矣。然在专制政体之下,能行使代议职权,而克尽其使命,其成绩固有足多者,首述咨议局。

二、民国肇兴,中央法令尚未完备,浙江乃以单行法组织临时省议会。越一年,而省议会乃依法成立,前后凡三届,历时十有四载,任期三年,第一届中断二年,第三届延长二年。是为正式地方议会。在第一届省议会中断之际,有省参议会之组织,参议员由发难独立之人公举,都督委任之重要公务主管人员,须得参议会之同意,其职权超越于省议会。然因时制宜,不过议会之闰位而已。且其名称与三十五年成立之省参议会同,后之览者,或将视为重冗,故述省议会而附于其后。

三、抗战期间,中央确定一面抗战、一面建国之国策,既于国府所在地设参政会;复为集思广益,促进省政兴革,于各省设临时省参议会。参议员依其定额,由各属县市住民中遴选十分之六,由曾在各该省重要文化团体服务人员中遴选十分之四,而最后之决定,则属于国防最高会议。战事方殷,其不能循选举正轨者,环境限之也。胜利后之翌年,省参议会乃依法产生,其参议员由各县市参议

会各选出一人。依补充规程,国府于现有参议员名额外,至多遴选原名额五分之一为参议员,浙江十五人。以视临时组织,盖有进矣。任期为二年,已有延续至正式议会成立之日止之明文,是为现行制度。

四、省宪法十年九月九日宣布,故称《九九宪法》。会议,异军突起,而浙人以自决求自治,实为堂堂正正之师。论其内容之特点,与今日立法者最新之主张,多不谋而合,可谓高瞻远瞩,顺应世界潮流。决而不行,谁之过欤?省宪之成功者,惟湖南与浙江二省,湖北、四川仅成《自治法草案》。而附属法之完全,则湘不如浙。此浙江之民意,亦浙江之民气也,特著于篇。

五、继《九九宪法》而起者,复有浙江省制宪组织法,为第三届省议会所议决,称为《三色宪法》。红、黄、白色三部草案。当《九九宪法》起草之际,有省选与省宪之争;迨省宪宣布,而省选亦产生,其为各树一帜,无可讳言。乃议会既开会,复以制宪号召,组织法附则一项,有“原议决之《浙江省宪法会议组织法》经此次修正后废止之”之文。然按其制宪之程序,则为创造,而非修正,是否藉此名义推翻旧法,不可得而知。所谓彼一是非,此一是非也,因并存之。

六、《九九宪法》宣布后之□年,复有浙江省自治法会议之组织。夫完成自治,制成省宪,原为一事。《九九宪法》既决而不行,浙人复再接再厉,以自决求自治,虽时越数年,而其宗旨与精神,实一以贯之矣,连类及之,重民意也。

七、自咨议局迄于今兹之省参议会,阅时四十载,时会不同,社会状况不同,代议士之观念不同,得失之林,未可一概而论。记其选举,记其组织,记其会议及职权,记其议决案之重要者,其事其文之外,必有义焉。民意之由潜伏而发扬,民主精神之由萌芽而茁长,庶几可觐其涯略矣。

八、关于议会章则,为代议制度之渊源;历届会议决议案,为政兴革之准则。论其性质,实占本篇最重要部分,所谓含有方略策